



鄭成功傳

上册

梅三強著



鄭成功是我國明末清初的民族英雄。他是我國南方大海商鄭芝龍和一個日本姑娘多喜生的混血兒。他七歲時遠渡重洋由日本回國到福建，成年後就學於當時明朝的最高學府南京國子監。目睹明王朝的腐敗黑暗和軟弱無能，血氣方剛的他毅然不顧老父的反對，甚而因為父親的倒戈降清，而與之斷絕父子之情，回到故鄉福建，組軍反清，志在復明。兩度血戰失敗，乃改變戰略，收復被荷蘭佔領的臺灣，以圖東山再起。

鄭成功傳 根據歷史事實，以磅礴的筆勢，生動形象地描述了鄭成功波瀾壯闊的生涯，可觀、可泣、可佩、可敬，我們必得從如此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中，吸取應有的經驗和教訓。

中國名人傳記 第一輯拾種計拾冊

曹雪芹傳 鄒如昌著

吳敬梓傳 程如恆著

李 白傳 田藝議著

吳承恩傳 朱 興著

陸 游傳 儲東潤著

鄭板橋傳 謝一中著

白居易傳 汪禔義著

陶淵明傳 莊優銘著

李商隱傳 董明鈞著

辛棄疾傳 王艷弟著

鄭成功是我國明末清初的民族英雄。他是我國南方大海商鄭芝龍和一個日本姑娘多喜生的混血兒。他七歲時遠渡重洋由日本回國到福建，成年後就學於當時明朝的最高學府南京國子監。目睹明王朝的腐敗黑暗和軟弱無能，血氣方剛的他毅然不顧老父的反對，甚而因為父親的倒戈降清，而與之斷絕父子之情，回到故鄉福建，組軍反清，志在復明。兩度血戰失敗，乃改變戰略，收復被荷蘭佔領的臺灣，以圖東山再起。

鄭成功傳 根據歷史事實，以磅礴的筆勢，生動形象地描述了鄭成功波瀾壯闊的生涯，可觀、可泣、可佩、可敬，我們必得從如此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中，吸取應有的經驗和教訓。

中國名人傳記 第一輯拾種計拾冊

曹雪芹傳 鄒如昌著

吳敬梓傳 程如恆著

李 白傳 田藝議著

吳承恩傳 朱 興著

陸 游傳 儲東潤著

鄭板橋傳 謝一中著

白居易傳 汪昶義著

陶淵明傳 莊優銘著

李商隱傳 董明鈞著

辛棄疾傳 王艷弟著

目次

上冊

主要出場人物	一
一 黑暗中呼喚的名字	四
二 月琴	二二
三 再見吧，金陵！	四九
四 南征	七一
五 唐王聿鍵	九四
六 改名	一〇四
七 美麗的島	一二六
八 無塵庵	一四一

九	擋駕·····	一五八
一〇	仙霞嶺·····	一七六
一一	噩耗·····	一八九
一二	南方的夢·····	二〇一
一三	愚蠢的戰爭·····	二二一
一四	琉球來信·····	二三四
一五	來去如風·····	二四六
一六	海島中秋·····	二七〇
一七	預言·····	二八二
下冊		
一八	失察·····	三〇一
一九	叛離·····	三一二
二〇	三十六洞·····	三二九

二一	七年歲月·····	三四四
二二	出征前夕·····	三五六
二三	船沉羊山·····	三七二
二四	東山再起·····	三九九
二五	斬龍·····	四一九
二六	破長江·····	四三六
二七	血戰南京城·····	四五一
二八	敗逃·····	四六九
二九	蹈海·····	四九〇
三〇	野心的破滅·····	四九九
三一	鹿耳門·····	五一二
三二	火海·····	五三〇
三三	赤嵌城餘話·····	五四六

目次

下冊

一八	失察·····	三〇一
一九	叛離·····	三一二
二〇	三十六洞·····	三二九
二一	七年歲月·····	三四四
二二	出征前夕·····	三五六
二三	船沉羊山·····	三七二
二四	東山再起·····	三九九
二五	斬龍·····	四一九
二六	破長江·····	四三六

二七	血戰南京城·····	四五一
二八	敗逃·····	四六九
二九	蹈海·····	四九〇
三〇	野心的破滅·····	四九九
三一	鹿耳門·····	五一二
三二	火海·····	五三〇
三三	赤崁城餘話·····	五四六
上册		
	主要出場人物·····	一
一	黑暗中呼喚的名字·····	四
二	月琴·····	二二二
三	再見吧，金陵！·····	四九
四	南征·····	七一

五	唐王聿鍵	九四
六	改名	一〇四
七	美麗的島	一二六
八	無塵庵	一四一
九	擋駕	一五八
一〇	仙霞嶺	一七六
一一	噩耗	一八九
一二	南方的夢	二〇一
一三	愚蠢的戰爭	二一二
一四	琉球來信	二三四
一五	來去如風	二四六
一六	海島中秋	二七〇
一七	預言	二八二

一八 失 察

一六五〇年，國姓爺鄭成功刺殺了他的堂兄鄭聯，奪取了廈門島，在這裏建立了根據地。這一年還發生了許多事情。

在清朝方面，政權的核心人物——攝政王多爾袞死了。他的同母弟弟——屢建戰功的征南將軍豫親王多鐸也在前一年死了。

多爾袞死時不過三十九歲。

在北京的紫禁城裏，由於攝政王死去，十三歲的順治帝開始親政。

順治帝的名字叫福臨。他從小就來到北京，由漢人學者教育，所以他的思想幾乎跟漢人一樣；他對倫理道德的看法也是漢人式的，對自己周圍滿洲族的那種所謂夷狄的游牧風習感到厭惡。

清朝是滿洲族的王朝，但後宮有許多蒙古族婦女。蒙古族的游牧民族的習俗比滿洲族更甚。

年幼的順治帝在外朝的正式場合學的是漢人的倫理道德，而進入後宮，生活在家族之中，那裏的風俗習慣跟他學的那一套倫理道德完全相反，他感到十分苦惱。

塞外游牧民族的習俗，哥哥一死，弟弟則把嫂嫂當作自己的妻妾；父親一死，除了自己的生母外，兒子則把父親的妻妾全部佔爲己有。

順治帝的父親皇太極死後，他的弟弟多爾袞就把順治帝的生母作爲妻子。

順治帝雖是天子，但也要忍受自己的生母作叔父攝政王多爾袞的妻子的屈辱。

對塞外民族來說，這並不是甚麼屈辱，而是一種風俗。

但順治帝從漢人的倫理觀念來看，就認爲這是一種恥辱。

他曾問教育他的漢人學者說：「中國的歷史上有過天子的母親——皇太后再嫁的例子嗎？」漢人學者露出遺憾的神情，搖著頭回答說：「唉呀，……這可是前所未聞的事啊！」

順治帝咬著嘴唇，深感恥辱。

母親的丈夫攝政王多爾袞死了，順治帝放下了一件心事。而且他已經十三歲了，可以開始親政了。他有個抱負：一定要使皇室內部更加文明開化。

攝政王多爾袞一死，清朝就開始了漢化。

另外，自從李成棟倒向明朝以後，廣州又回到明軍的手中。但這年的十一月，由於守將杜永和的一名部將充當清軍的內應，廣州又再次被清軍攻陷。進攻廣州的清軍司令是尚可喜。

另一方面，清將孔有德攻陷了桂林，明朝的永曆帝又逃亡到南寧。

南方風雲緊急。

鄭成功也不能長期在廈門練兵了，南寧的永曆帝命令鄭成功率軍收復廣州。

鄭成功把奪取來的廈門委託給叔父鄭芝莞，任命鄭芝莞爲廈門留守司令，自己率軍向廣東出發。

清軍害怕的只是鄭成功一個人。鄭成功離開廈門，這正是奪取廈門的絕好機會。

清朝的福建巡撫張學聖命令總兵馬得功，乘鄭成功不在的機會襲擊廈門。

清軍這樣幹，是因為他們看不起留守部隊的司令鄭芝莞。如果留守的司令是一個不好對付的勁敵，清軍也許不會輕易地動手。在這次留守的人選上，應當說鄭成功失察。

鄭芝莞也有著鄭家的那種「沉溺」的血統，一旦沉溺於某一件事情，就會把別的事情忘得精光。鄭芝莞在年輕的時候是個非常老實的人，所以鄭成功才信任他。

不過，人是會變的，有的人年輕時就變了，有的人成熟晚，上了年紀才變，鄭芝莞是屬於後一種人。他這個人很有點像被鄭成功殺掉的鄭聯——沉湎於酒色。不過，他已經上了年紀，更喜歡的還是喝酒。

鄭芝莞是中年以後才喜歡喝酒的，所以鄭成功並不太瞭解他這位叔父是怎樣地酗酒。

「國姓爺把留守的重任託付了您，可要小心謹慎啊！沿岸的防禦部署好了嗎？」鄭芝莞身邊的人提醒他說。而他却哈哈笑道：

「你怎麼膽小如鼠呀！不用擔心！」

「萬一出了事……」

「哈哈！有甚麼萬一的事！大陸上的山河清軍還未全部弄到手，怎麼就會瞰上這個小小的島子！廈門雖然靠近大陸，島子畢竟是島子，清軍不能水戰，他們過不了海。沒問題！」鄭芝莞一笑了之。他有閒工夫操心這些事，還不如去飲酒取樂哩。

「廈門雖是個小小的島子，它可是清軍的眼中釘啊！他們正千方百計地想把這個釘子拔掉！」

稍微瞭解一點形勢的人，這麼一點道理是應該懂得的。但鄭芝莞已成了酒精的俘虜，連這最起碼的常識他也無法理解。

清軍進攻廈門是採取突然襲擊的辦法。其實這次突然襲擊也是很不高明的，清軍總兵馬得功最先只派了幾十名騎兵作爲斥候登岸。可是這支斥候小分隊一登岸，廈門島上的軍民一見到清軍就嚇慌了手脚，四散逃跑。

清軍見到這種情況也大出意外，他們原以爲後續部隊一登岸準會有一場血戰。可是成百上千的鄭軍却被幾十騎清軍嚇破了膽，不戰而逃。

實在叫人太敗興了！

由此可以想像留守司令鄭芝莞對指揮軍隊是多麼的無能。

「甚麼！清軍突然登岸了?!」接到第一個報告，鄭芝莞根本就不相信這是真的。接著送來了第二個報告、第三個報告，鄭芝莞這才感到了問題的嚴重，大驚失色。

作爲一個留守司令，接到敵軍突然襲擊的確切報告，本來應當立即下達戰鬥命令，迎擊敵人。而鄭芝莞首先却說：「喂！快把金銀財寶歸攏到一起，裝到船上去！……準備船！我早就跟你們說過，要準備這樣的時刻，金銀財寶要放在能立即拿走的地方。」

他就這樣把廈門島上的金銀財寶迅速地裝上了船，甚麼戰鬥命令，他根本不放在心裏。

「快逃哇！」

「躲到山裏去！」

「滿洲韃子來啦！」

整個廈門島像沸油炸了鍋。若在良好的領導下，可以成爲一道防守的銅牆鐵壁；來個無能的頭頭，就變成了烏合之衆。現在的情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國姓爺鄭成功的正室董夫人也留在廈門島上。當僕人來招呼她快逃時，她首先把鄭成功母親的牌位揣在懷裏，然後抱起兒子鄭經，朝海岸邊跑去。

廈門港有幾艘大船正在裝東西。逃難的老百姓一靠近，士兵就用棍棒把他們驅散。

「那是四鎮的船嗎？」董夫人指著那幾條船問道。

「是的。」僕人林禮回答說。

「我們乘那隻船吧！」董夫人叫林禮在前面領路，來到船前，大聲地喊道：「我是國姓爺夫人。讓我們上船吧！」

「這條船不成，上別的船吧。我們給您準備別的船。」過了好一會兒，船上才有人這麼答話。聽聲音，是四鎮的主將鄭芝莞。

「爲甚麼不能上這條船！」董夫人問道。

「這是兵船，要打仗，很危險。」鄭芝莞回答說。

「我是首領國姓爺的妻子，當然要上兵船。」

「不成，很危險。」鄭芝莞極力阻擾董夫人上船。如果讓董夫人上了船，對他就很不利。他是想把搬到船上來的金銀財寶統統佔爲己有。國姓爺夫人如果上了船，知道了船上裝載的東西，他就無法裝進自己的腰

包了。

「我知道危險。我願意冒一冒險。」董夫人態度堅決。她早就看透了叔父的心思。沒有理由不讓全軍統帥鄭成功的妻子登上兵船。

由於獲得了這樣意想不到的大勝利，連巡撫張學聖也從大陸來到了廈門島。不過，張學聖是個冷靜而現實的人物。他登上島上的五通山，朝四下裏一望，他搖搖了腦袋。

廈門是個絕海的孤島。

要守住這個孤島，沒有相當規模的大船隊是不可能的。清軍船隻少，海軍人才更少。

張學聖作爲這方面的負責人，他認爲背上這個島的包袱可受不了。佔領了廈門，應當說是個輝煌的戰果。可是要失掉它，就要被追究責任。所以還是不佔領它爲妙。

「這是個不好守的地方。待在這種地方，我們會喪失許多士兵。撤退吧！」張學聖這麼說後，集合軍隊返回了泉州。留在島上的僅有總兵馬得功的五百騎兵。他留下來是爲了奪取天下聞名的鄭家財寶。

不過，貴重的財寶都叫鄭芝莞運走了。馬得功拼命地搜羅那些來不及運走而留下來的財寶。馬得功由於貪心而失去了撤退的時機。

正當他挨門挨戶搜尋財寶的時候，駐紮在附近揭陽地方的鄭鴻逵率領船隊，返回到廈門。馬得功只注意了國姓爺，却忘掉了鄭鴻逵。

馬得功跟大陸失去了聯繫，被困在廈門城中。

鄭鴻逵包圍了廈門城。